

热点事件回顾

苏丹—2014年10月20日

一名中国石油工人在苏丹遭到蒙面劫持者绑架

中新网消息：苏丹西科尔多凡州有报纸和广播电台10月19日透露，绑架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16日傍晚。

据陪同这名中国工人的苏丹当地人士说，他们是在巴里拉油田结束当天的勘探工作返回卡里姆地区的路上遭遇绑架者的。当时，一批蒙面的武装绑架者乘坐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还有一些骑着摩托车，拦截了包括中国工人在内的石油工人。他们抓走了中国工人，并将他带走，去向不明。

近年来，苏丹地区局势动荡，一再发生绑架事件，包括多起绑架中国工人事件。

尼日尔—2014年10月10日

基地组织向法国索要9000万欧元赎金换四名人质

据外电报道，一名消息人士10月21日说，“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Islamic Maghreb)向法国当局索要高达9000万欧元的赎金，用来赎回自从去年9月起就被该武装组织扣押的4名法国人质。

据报道，上述法国人质于去年9月在尼日尔遭武装分子扣押。截止到目前，他们仍被认为关押在尼日尔邻国马里沙漠中的不明地点。

一名知情的尼日尔消息人士表示，绑架者索要9000万欧元的赎金，以换取4人获释。此外，绑架者还要求包括法国在内的数个国家释放正被关押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组织成员。

菲律宾—2014年9月12日

一名中国商人在菲律宾南部遭绑架

新华网消息：2014年9月12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公民9月11日晚在菲南部三宝颜—锡布盖省遭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绑架。中国驻菲大使馆要求菲方高度重视此案，尽快采取营救措施，确保被绑架中国公民人身安全。菲方允诺立即开展营救，随时与中方使馆保持联系。

另据菲律宾军方消息，被绑架的这名18岁中国男子是当地一家百货店经理。军方正在该地区搜寻，设法营救被绑架者。菲武装部队第一步兵师—发言人：佛朗哥·苏埃尔托说，4名武装分子9月11日晚在卡巴萨兰商场将这名商人绑架，随后把他带上一辆汽车，中途换乘机动船逃走。案发当地镇长表示，商店雇佣的保安遭到武装分子制服，未能保护受害者。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这宗绑架案负责，菲当局怀疑是菲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成员所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谈到此次绑架案时说，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中方敦促菲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中国在菲机构及人员安全。

尼日利亚—2014年9月24日

中国工程师在尼日利亚被绑架

法新社报道：2014年9月24日，尼日利亚中部科吉州警方称，一名中国人在当地被绑架，这名中国人是当地政府水利项目的咨询师。9月23日凌晨，一群持枪歹徒冲进科吉州水利办公室处所鸣枪后，将这名中国人劫持。目前绑架原因不明，警方表示会全力追查。多年来，尼日利亚南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经常发生以索要赎金为目的的绑架事件。

土耳其—2014年8月24日

3名中国工程师土耳其遇袭被绑架 或因伊拉克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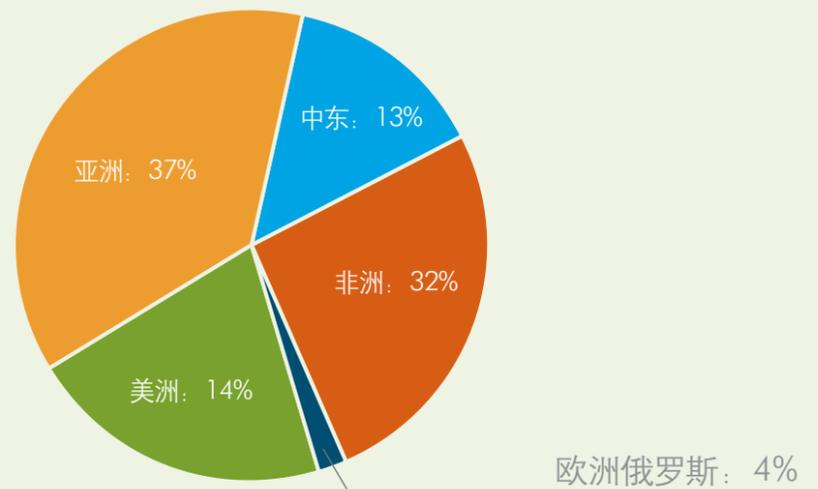
新京报消息：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2014年8月26日消息，一家中资公司在土耳其舍尔纳克省的一处水电站工地遭武装分子袭击，3名中国工人失踪。目前中方和土耳其方面正在全力搜救。

土耳其军方8月24日证实了中国工人遭绑架的消息，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土耳其军方称，袭击者使用火箭弹和步枪对水电站发动攻击，并打伤一名保安。一名消息人士称，袭击者系当地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袭击者袭击水电站之前，绑架了正在附近小卖店购物的中国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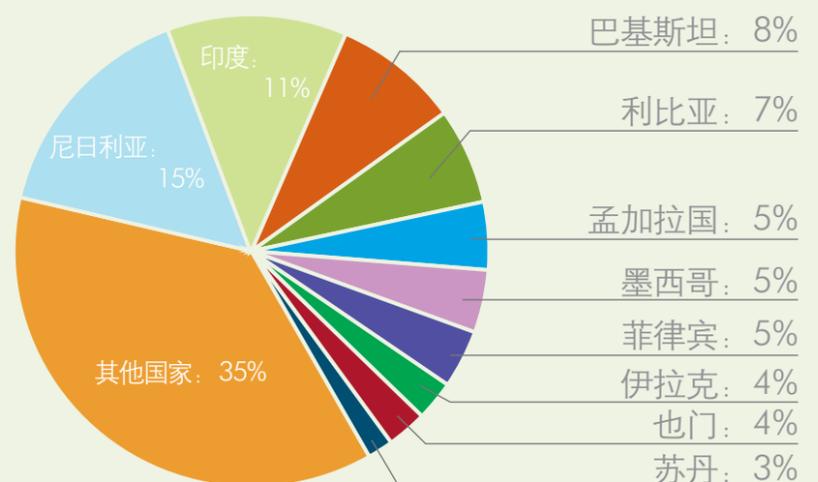
各地区绑架勒索事件发生率

(2014年1月-6月)



绑架勒索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国家

(2014年1月-6月)



地区深度观察

非洲

北非

由于广泛的无政府状态和中央政府分裂，利比亚境内的绑架事件发生率持续居高不下。自2014年7月中旬起，利比亚两大主要城市的黎波里（Tripoli）和班加西（Benghazi）中的暴力活动已经导致200多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利比亚曙光（Libya Dawn），由位于利比亚盾（Libya Shield）和其他势力组成的米苏拉塔（Misrata）的民兵组织，在与来自津坦（Zintan）的民兵组织开展五周的激烈战斗之后占领了黎波里（Tripoli）。这一局面导致的结果是，众议院目前临时驻扎在东部城市托布鲁克（Tobruk）。在班加西（Benghazi）的忠实追随者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该市的大部分地区被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控制。安全局势的恶化继续导致绑架勒索事件频发，绑架勒索成为当地犯罪团伙和激进组织开展行动的主要资金来源。从统计数据来看，富裕的利比亚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最高，7月29日，利比亚前任总理在黎波里遭绑架。

利比亚全国范围内暴力活动的升级已导致外交人员纷纷撤离，包括英国和美国大使馆，以及西班牙、法国和希腊大使馆的外交人员都已撤离利比亚。7月30日，一名菲律宾护士遭绑架和性侵犯，7月15日，一名菲律宾建筑工人在班加西遭绑架后被杀害，随后，菲律宾政府向其目前居住在利比亚的13,000名公民发布了强制疏散令，并将其外交部长派遣至邻国突尼斯。

7月5日，三名欧洲建筑工人在位于黎波里西部的祖瓦拉（Zuwara）遭绑架。绑架这三名工程师的汽车在第二天被发现丢弃在某处。波斯尼亚籍工程师Peter Matic和马其顿籍工程师Miljazim Gafuri于7月7日被释放，而意大利籍工程师Marco Vallisa仍被劫持。这三名工程师为一家意大利建筑公司工作，该公司承包了投资3700万欧元的祖瓦拉港口现代化改造项目。另一名意大利籍建筑工人，Gianluca Salviato于2014年3月22日在托布鲁克附近遭绑架，目前仍处于被劫持状态。

萨赫勒地区 (Sahel Region)

萨赫勒（Sahel），作为新兴的“全球反恐新阵线”，已成为法国和美国联合组织的不断加强的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的重点目标。2013年1月开始的Ops SERVAL行动和2014年8月1日开展的BARKHANE行动已使得伊斯兰北非盖达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西非圣战团结运动组织（Movement for Unity Jihad in West Africa, MUJWA）和 Ansar al Dine等组织构成的威胁逐渐转移至了利比亚和尼日尔地区。Op BARKHANE行动使得法国军队调整了其军事行动战略，从在马里和广大的萨赫勒地区开展持续时间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转变为在G5国，即马里、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尼日尔和乍得开展长期作战。同样地，美国非洲司令部（US Africa Command, AFRICOM），在反恐行动中奉行“轻足迹”策略依靠其特种部队，情报、监测 & 侦察部队（ISR）与该地区的武装分子造成的威胁进行斗争。美国实行“新常态”政策后，动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对各种威胁采取迅速响应，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很可能在整个萨赫勒地区建立多个行动基地。马里政府也同激进组织展开了交战，于2014年7月24日在马里北部与六个激进组织签署了停火协议。

8月30日，两名在马里遭绑架的阿尔及利亚外交人员获释。这两名人员于2012年4月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组织（Movement for Oneness and Jihad in West Africa, MUJAO）绑架，另外还有一名外交人员在劫持期间因患病身亡。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否认支付了任何赎金。8月10日，九名国籍石油工人在位于东达尔富

尔Adila的Zarga Um Hadid和Jid El Sayed 油田被一伙年轻人绑架。Adila行政长官与这伙年轻人进行谈判后，这些石油工人获释。谈判期间，据透露，这伙年轻人实施绑架的原因是由于其农田和牧场被征收用于石油公司开发油田后未能获得政府补偿。7月19日，UNAMID宣布释放三名本国援助工人，这三名工人在北达尔富尔被劫持了32天。与这三名本国公民一起遭绑架的有25名援助人员，他们在Kutum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在三个不同地点进行绑架。20名工人于当天获释，两名工人在被劫持14天后获释。苏丹地区的大部分绑架事件都发生在动乱的达尔富尔地区，这一趋势至今仍然持续。7月6日，一名为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工作的赞比亚公民Felix Ngoma在南达尔富尔遭绑架，被劫持20天，绑架者疑是Janjaweed激进分子。当时Ngoma正从UNAMID在南达尔富尔的区域基地驱车前往首府Nyala的途中，他驾驶的汽车于当地时间17:30左右被拦截。据报道，激进分子索要100万美元赎金；但至于是否支付了赎金，则不得而知。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14年四月份以来，援救遭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绑架女学生的行动几乎没有明显进展。即使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援助，包括使用先进侦察机和专业情报人员，但仍有200多名女孩被劫持。

过去两个月中，博科圣地组织扩大了其控制范围，并且对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和喀麦隆军队均发动了高强度的攻击。因此，自2014年起，与尼日利亚接壤的整个边境沿线绑架、武装斗争和犯罪活动增加，博科圣地组织激进分子一直被认为是罪魁祸首。8月10日，100名人员在Doron Baga遭绑架，8月27日，喀麦隆副总理的夫人遭绑架，进一步确认了博科圣地组织新近开展的跨境活动。最近已有报道表明，该组织已开始招募并培训上千名喀麦隆青年，这表明暴力活动可能会远远超出边境地区。然而，迫于来自尼日利亚、法国和美国的压力，喀麦隆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加强对博科圣地组织的打击行动：向该国与尼日利亚接壤的北部地区派驻了1,000多名士兵，对博科圣地组织成员判处长期监禁，并公开对激进组织宣战。

肯尼亚也面临着巨大的恐怖主义威胁，由于伊斯兰青年党（Al-Shabaab）成员在该国北部对平民实施袭击和绑架活动，肯尼亚政府加强了打击伊斯兰青年党（Al-Shabaab）的军事活动。因此，8月20日，伊斯兰青年党（Al-Shabaab）在拉穆（Lamu）绑架了三名商人及其司机。受害者被带至茂密的Boni森林。这三名商人于8月24日获释，但司机被公然杀害，原因在于其不是穆斯林。肯尼亚曾参加AMISON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队联合在索马里开展的军事行动，未实施报复，伊斯兰激进分子已发誓加强对改过的打击行动。9月1日，美国对索马里南部的伊斯兰青年党（Al-Shabaab）车队发动了三次空袭，该激进组织联合创始人和领袖Ahmed Abdi Godane在空袭中丧失。还有另外六名激进分子在袭击中丧生。为了报复，伊斯兰青年党于9月8日对摩加迪休（Mogadishu）附近的非洲联盟军队发动了自杀性炸弹袭击，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四名美国公民，27人受伤。



500万（49,457美元），但在7月9日卡拉奇Gadap 镇的联合安全行动中获救。另一名获救的受害者自从4月以来被劫持在俾路支省（Balochistan）图尔伯德（Turbat）地区，勒索赎金为巴基斯坦卢比1000万（98,914美元）。

最近的绑架事件进一步证明了相同的作案手法。绑架事件的过程往往是，在车辆或摩托车上的武装绑架分子突然拦截受害者的车辆，强迫其下车并遵从绑架者的指示。7月19日，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了政治组织逊尼派穆斯林联盟（Ahle Sunnat Wal Jamaat, ASWJ）的地区领袖，当时该领袖正和儿子一起在骑摩托车。四名绑架者在信德省Adilpur市Miran Jo Daro附近拦截了他们，然后绑架了政党成员。

此外，8月6日，两名平民在驾驶汽车途中在俾路支省（Balochistan）Turbat地区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

印度

2014年7月和8月的绑架事件表明，各个分裂组织的激进分子都将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专业人士和年轻人作为袭击目标。具体而言，至少有28起经报道的绑架事件发生在阿萨姆邦（Assam）、梅加拉亚邦（Meghalaya）、特里普拉邦（Tripura）和曼尼普尔邦（Manipur）。

大部分分裂组织可能希望通过勒索赎金收入为其开展的行动提供资金。例如，加罗激进分子目前似乎具有经济动机，一直在试图通过绑架勒索和盗窃活动为其行动提供资金。8月12日，加罗激进分子涉嫌在南部加罗山区绑架了一名村庄领袖，后来由于受害者无法向他们支付赎金而将其带走。此外，7月1日，两名骑摩托车的加罗激进分子对空鸣枪后抢劫了位于北部加罗山区62号国家高速公路的一个加油站，强行取走了该加油站的当日收入约印度卢比45,000（742美元）。

7月和8月的军事行动还涉及一些分裂组织对各类受害者的袭击行动，包括专业人士，如教师、商人和卡车司机。一名教师于7月1日交纳赎金印度卢比200,000（3,300美元）后获释。此外，一名小学教师于7月30日在北加罗山区遭ANCA绑架，被索要赎金印度卢比200万（33,008美元），后来她于当天晚些时候成功逃走。

据报道，7月和8月的勒索赎金金额从印度卢比30,000（495美元）至印度卢比600万（99,026美元）不等，针对公共专业人士索要的赎金金额可能更高。在7月13日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涉嫌激进分子在梅加拉亚邦（Meghalaya）西加罗山区绑架了一名司机，之后在其家属向ANCA交纳印度卢比150,000（2,475美元）赎金后将其释放。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菲律宾的绑架风险是东南亚各国中最高的。南部各岛和省份仍然是绑架事件的高发地带，尽管马尼拉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Liberation Front, MILF）于2014年3月签署了邦萨摩洛全面自治协议（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the Bangsamoro, CAB）和平协定。实施跨境绑架活动的犯罪团伙在马来西亚绑架人质，然后将其任何转移至偏远的南部岛屿，这仍然是旅游者和商务旅行者面临的一项重大风险，包括外国和本国旅行者。

7月和8月期间，政府工作人员遭绑架的事件大幅上升。菲律宾国家警察署（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PNP）的四名警员和一名马来西亚皇家海洋警察的警官被NPA和ASG绑架。虽然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和全国民主阵线-棉兰老岛（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Mindanao）释放了其“战俘”（prisoners of wars, POW），作为与菲律宾武装部队达成十天的停火协议的交换条件，但警官Zakiah Aleip仍被Abu Sayyaf 劫持。截至8月11日，Zakiah的妻子和PNP/马来西亚谈判专家已接到了42个来电，其中包括人质仍存活的证据。由于500万令吉（1,572,300美元）的巨额赎金要求，使得谈判进展缓慢，但据马来西亚方面的报道，自从8月13日当地时间22:50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后，这一赎金要求已经降低了一半。

7月和8月期间，至少有五名儿童被绑架，年纪最小的受害者只有五岁。在大多数情况下，小孩子都是在上学的往返途中遭绑架，无论是步行、坐公共汽车还是开私家车，但是在本报告期间，遭绑架勒索的儿童绑架发生地点多为餐厅、游乐场及其家中。

中东

叙利亚

总由于叙利亚媒体报道人员匮乏，关于叙利亚境内的绑架勒索活动的报道一直很少，但绑架勒索仍被视为本国居民和外国公民都面临的一项非常常见的风险，特别是在叛乱分子控制地区。曝光率较高的事件包括2014年5月30日186名库尔德男孩遭绑架事件，这些男孩当时结束考试后正离开考场，据报道，被伊斯兰国（IS）强行带入一处宗教基地。基督教、库尔德和其他非逊尼派宗教组织向来是逊尼派伊斯兰武装分子的重点袭击对象，逊尼派伊斯兰武装分子仍通过绑架劫持的方式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并达到震慑本地公民的目的。

8月28日，40多名斐济维和人员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沿线被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激进分子绑架。基地组织的一个相关组织随后提出了释放这些遭绑架人员的条件，包括该组织退出联合国恐怖主义名单，为在与联合国部队对抗过程中遭杀害的三名武装人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补。

尽管在过去两个月中，关于外国公民遭绑架的报道很少，这可能是因为媒体报道人员匮乏加之叙利亚的外国公民人数非常少，而并非绑架风险降低。根据8月下旬的报告，一名日本记者被叛乱分子绑架，并被指控为间谍。据推测，政府武装部队也参与了绑架活动，该国境内没有任何地区可以被视为安全。



黎巴嫩

黎巴嫩内部严重的派系分裂，毗邻饱受战争破坏的叙利亚，这些因素仍然是造成全国各地绑架事件频发的最主要因素。黎巴嫩安全局势岌岌可危，特别是在该国东部地区，经常受到叙利亚激进分子的跨境入侵和袭击。在距叙利亚边境50千米以内的各地区仍存在极高的派系绑架勒索的风险。

2014年8月2日，黎巴嫩武装部队（Lebanese Armed Forces, LAF）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阿索尔镇（Arsal）逮捕了叙利亚反对派指挥官Imad Ahmad al-Jomaa, al-Jomaa与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S）均有关系。al-Jomaa被扣押之后，基地组织关联机构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的激进分子对逊尼派占绝大多数的阿索尔镇（Arsal）中的军事人员和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袭击。当地报告称，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对阿索尔镇的袭击行动得到了反对派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的支持。尽管经伊斯兰长老会（Committee of Muslim Scholars）出面斡旋达成一项灭火协议后激进分子已撤离，但为期五天的暴力活动导致19支部队，至少60 军事人员和15名以上平民死亡，同时迫使上万名阿索尔居民逃离该城市。

8月9日，法国新闻社（Agence France-Presse）援引LAF报道称，在阿索尔爆发的暴力活动中，至少22名士兵和约20名警察被激进分子绑架。根据Naharnet新闻社报道，伊斯兰主义者要求释放囚禁在贝鲁特（Beirut）Roumieh监狱中的al-Jomaa和20其他激进分子，以作为释放遭安全部队绑架的人员的交换条件。

虽然媒体报道放大了因派系分歧引发的绑架活动的严重性，但绑架勒索仍然是黎巴嫩的一种常见现象，尽管相关报道较少。黎巴嫩中产阶级和叙利亚难民面临此类事件的风险最高。7月21日，不明身份的袭击者绑架了三名叙利亚男子，他们属于贝卡谷地（Bekaa Valley）al-Hillanyieh的同一家族。黎巴嫩的国家通讯社报道，两名受害者在支付20,000美元赎金一天后获释。尽管报道称，袭击

美洲

墨西哥

根据墨西哥官方统计数据，2014年1月至6月间，发生了811起绑架事件，与2013年同期相比仅仅减少了1.4%。这一数据令人担忧，使得墨西哥仍然名列绑架事件发生率最高的五个国家之一。尽管上述数据的发布很及时，但由于官方和非官方统计数据之前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难以确定墨西哥真实的绑架事件发生水平。根据一个位于墨西哥城的反绑架组织Alto al Secuestro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2014年上半年实际发生的绑架事件数量上升了56%。这一数据与官方报道差异很大，表明政府官方数据中仍存在为政治目的少报事件发生数量或歪曲数据的现象。

7月3日，政府当局在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阿塔迈拉援救了19名萨尔瓦多移民，使得墨西哥人口走私和绑架勒索之间的联系得以曝光。在同一周，7月9日，警方从洪都拉斯援救了7名移民，这些移民被绑架者在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Reynosa劫持了20多天。贩毒集团与走私团伙一起频繁绑架希望与美国的亲属团聚的中美洲移民。绑架者经常通过酷刑强迫受害者透露亲属的电话号码，然后向受害者家属勒索。8月4日，毛利帕斯州官方逮捕了Javier Aldemar Morales Estrada，海湾卡特尔（Gulf Cartel）的主要协作者。联邦警察称Morales指示了“至少十个组织负责执行绑架、谋杀和敲诈活动”。虽然这有利于实现Nieto清除贩毒集团中央领导人物的目标，但据预计，Morales的被捕将会产生安全真空，因为中层领导人会竞争接任其职务。2月22日锡那罗亚集团头目Joaquin “El Chapo” Guzman遭逮捕后，由于类似原因导致锡那罗亚州的暴力活动有所上升。7月18日，联邦调查局在南卡罗莱纳州解救了一名涉嫌遭贩毒集团成员绑架的男子，反映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全世界。受害者在距哥伦比亚东南部约30英里的圣马修斯（St Matthews）遭绑架，该受害者被认为与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有关，被劫持了六天左右并被勒索赎金。另外，7月18日的DNA测试司法鉴定结果证实，格雷罗州南部发现的尸体是一名名叫Harry Devert的法国公民，于2月在米却肯州（Michoacán）失踪。Devert从美国途径墨西哥运至巴西，并且在途中表面上受到墨西哥军队的护送。

哥伦比亚

自2012年以来，哥伦比亚的绑架事件发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自从哥伦比亚武装力量（FARC）于2012年出台禁止绑架命令后，绑架事件发生率进一步大幅下降。然而，哥伦比亚的绑架勒索风险并未完全消除。

2014年7月1日，哥伦比亚的另一个游击队组织ELN绑架了一名卡尔达斯大学的地质学家Felipe Calle Valencia，当时该地质学家正在从事塞萨尔省北部的地图绘制工作。反叛组织、政府和卡尔达斯大学各方开展谈判后，该受害者于8月27日安然无恙地获释。为了给政府施压，迫使政府继续进行和平谈判，游击队组织不断开展暴力活动并且不断升级，一些人认为这正是该受害者遭绑架的原因。

由于越来越多的普通犯罪分子将绑架作为其收入来源，哥伦比亚仍然存在着较高的绑架风险。他们特别喜欢采取‘快速绑架’的方式，据认为，这种方式近年来有所上升，占目前绑架事件数量的80%。

委内瑞拉

自内瑞拉成立反绑架勒索组织一年以来，政府称绑架风险下降了52.3%。因此，2014年1月至7月间，国家警察仅收到了117起报案，远远低于2013年同期的245起。在上述117起案件中，25%发生于加拉加斯，只有1%的受害者仍然处于劫持状态。虽然这些统计数据确实表明犯罪事件下降的趋势，但并不能反映这一问题的真实状况。

自从已故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1999年执政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加剧，贫困水平不断上升，导致有组织的轻微犯罪活动迅速增长，委内瑞拉的绑架活动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在查韦斯执政期间，非政府组织人员透露，犯罪事件增加了20倍。

根据刑事学家Fermin Marmol Garcia的说法，委内瑞拉境内至少有70%的绑架事件未经曝光，故政府2014年的统计数据不可能反映问题的实际程度。此外

政府统计数据通常不包括最常见的绑架形式-快速绑架，Marmol表示这种绑架大约占委内瑞拉境内绑架事件的90%。最后，由于民众对总统马杜罗政府的支持率不断下降，迫使政府必须证明其各项政策和纲领，如反绑架组织，的有效性。



亚洲

阿富汗

总统选举的结果仍然难以确定，因为进入决赛的两名候选人因不断受到欺诈指控而一直就选举结果存在争议。加之塔利班持续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施压，该组织正在计划近期撤离阿富汗，导致阿富汗的局势继续动荡不安。在农村地区，阿富汗安全部队试图加强行动，接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因此受到的压力不断增加。这导致一些最难攻破的地区失守，被叛乱分子占领，特别是在北部省份，如赫尔曼德省（Helmand）和坎大哈（Kandahar）等。喀布尔（Kabul）和周边地区的袭击活动也有所上升，7月17日叛乱分子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袭击行动，导致机场关闭。

绑架勒索活动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西部省份。五名阿富汗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在向当地各村庄运送绵羊过程中在赫拉特（Herat）遭绑架。8月15日，其他参与排雷行动的援救人员在从坎大哈至喀布尔的途中也成为了袭击对象。

参与选举活动的人士在阿富汗各地都受到了袭击，一名省议会候选人及其六名随从人员在西北部的萨尔普勒（Sar-e Pol）省遭绑架。由于报道机构数量较少，很多事件都从未被曝光，但据信，这些事件表明了绑架者继续实施行动的对象。

在选举结果最终出来，最终赢家能够掌权并将外部融资资金用于国防和重建之前，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不会有任何改善。叛乱分子将会继续利用动乱局势，对人道主义和援助人员以及亲政府的当地代表实施绑架行动。很多遭绑架的国内受害者在经部落长老出面调停后被释放，但外国人员仍然是特殊袭击目标，而且据预计，在较长时期内，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巴基斯坦

2014年7月和8月经报道的绑架事件表明，巴基斯坦的绑架风险仍然较高。受害者更可能为本国公民，而非外国公民，而且绑架者实施绑架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济利益而非出于政治动机。

绑架者最近将年轻人作为绑架勒索的目标，认为他们的家属可能会更愿意支付赎金。8月7日，一名小男孩在旁遮普邦（Punjab）Khanpur附近的Ghulam Nabi村被数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绑架。绑架者向该受害者的母亲提出了赎金要求，但警方仅找到并逮捕了其中一名绑架者，即受害者的表兄弟。作案者承认罪行，在另两名同伙的帮助下杀害了受害者。7月和8月间获救的受害者包括两名年轻人，这两名受害者自6月23日起被劫持，勒索赎金为巴基斯坦卢比

者要求索要50万美元赎金才会释放另一名受害者，但据报道该名受害者已于7月27日获释，并未支付任何赎金。

7月28日，不明身份的持枪分子在阿索尔绑架了一名46岁的叙利亚公民。根据受害者儿子的说法，绑架者联系了家属，并威胁如果不支付赎金则会杀害人质。7月17日，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持枪分子在阿索尔郊区绑架了一名工程师。据Naharnet报道，就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两天，犯罪团伙在巴勒贝克（Baalbek）Khraibeh平原地区绑架了一名巴勒斯坦公民，这表明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存在着非常高的绑架勒索风险。

伊拉克

伊斯兰国（IS）近期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这使得绑架风险进一步上升。近期发生的绑架事件的动机不一而同，从宗教恫吓到绑架勒索。虽然大量事件都有备案，但由于冲突的发生，经报道的事件可能仅仅占实际发生事件的一小部分。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包括，五名人员，包括两名尼姑，于7月1日在摩苏尔附近遭绑架，受害者在两周后获释，显然并未支付任何赎金。被卷入这次冲突的人员背景多种多样，包括来自印度的50名护士，在提克里特（Tikrit）附近被扣押。随着冲突扩散至全国各地，又引发了一些其他案件，如7月初，在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建筑项目工作的40名印度人被绑架。这些受害者至今仍未获释。

美国记者James Foley和Steven Sotloff遭死刑处决的事件表明这些激进分子对被绑架者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据信，伊斯兰国（IS）目前劫持了20多名外国公民，据报道，伊斯兰国已从其他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指犯罪团伙）赎回了一些俘虏。伊斯兰国试图利用这些俘虏达到恐吓和宣传目的，或者筹集资金的目的。

在国际组织实施外部干预的压力下，伊拉克全国各地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尽管经评估，伊拉克安全局势不可能发展到过去出现的部署军队的程度，但美国空军部队的行动，加之少量地面部队和特种部队顾问（特别是库尔德部队的配合）可能会有助于遏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并可能彻底击退伊斯兰国的行动。与此同时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促使非政府组织加大行动力度，而且可能继续增加，然而，在此类行动增加的同时，部分非政府组织人员也将会面临绑架风险。

土耳其

尽管与其南部邻国相比，土耳其境内的绑架风险较低，但来自遭禁的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的激进分子继续在土耳其东南部实施绑架行动。2014年7月4日，一群库尔德工人党反叛分子在哈卡里（Hakkari）省Şemdinli绑架了三名土耳其公民。7月16日，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在Yüksekova（于克塞科瓦）绑架了两名未成年女学生，将其劫持在一处隐蔽地点。

一个好消息是，以叙利亚为大本营的基地组织关联组织努斯拉阵线于8月24日释放了一名美国记者。联合国确认Curtis已经被移交至驻扎在以色列控制下的

戈兰高地的维和人员。这名记者于2012年10月在土耳其安塔基亚（Antakya）被绑架，当时他正试图从此处进入叙利亚。该受害者随后被移送至叙利亚，与其他遭劫持的西方人士关押在一起，包括于2013年6月逃走的美籍摄影记者Matthew Schirer, Matthew。

美国官方表示，美国与12个国家合作采取积极行动争取援救Curtis，其中以卡塔尔（Qatar）为首，原因在于卡塔尔在叙利亚各方反对派势力中具有强大影响力。Curtis家属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人员多次告诉他们，卡塔尔政府正在就释放Curtis事宜进行积极斡旋，斡旋基础是人道主义危机，而不是支付赎金”。

也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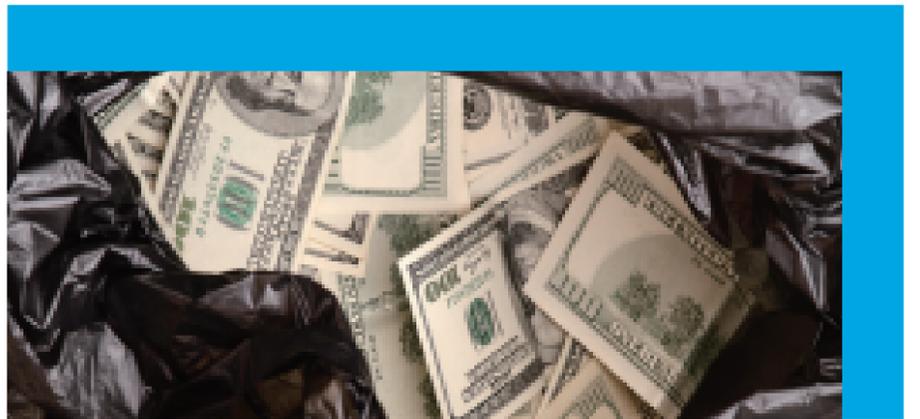
也门境内的外国公民和本地公民仍然面临着极高的绑架风险，2014年6月份就发生了本国公民在阿姆兰省（Amran）被胡赛（Houthi）组织成员绑架的多起事件。尽管自6月初以来，还没有关于外国公民遭绑架的报道，NYA仅2014年报道的绑架事件数量就达52起，由于存在少报的情况，实际数量可能还要更高。

8月31日，阿拉伯电视台播放了一名在石油产业工作的英国公民二月份在萨那（Sana'a）被绑架的一段视频。受害者被蒙住了眼睛，请求也门和英国政府提供援救。据信，受害者可能被来自马里卜（Ma'rib）的部落成员绑架，目的是为了要求释放遭囚禁的亲属。

恐怖主义袭击采取的方式包括武装分子实施的复杂协同攻击，暗杀和绑架，建筑物和道路等场所中设置车载简易爆炸装置。

政府安全部队仍然捉襟见肘，反对势力的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促使更多国家的参与，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支持北部的反对派和胡赛/沙拉菲冲突。政府在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击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或使其保持中立，同时安抚民众，赢得国内民众对全国对话的支持，特别是在南部地区。这一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继续以谨慎的态度参与行动，联合国也在考虑对前任总统进行制裁，以降低其持续产生的政治影响力。

也门目前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7月，政府被迫削减燃油补贴，引发民众抗议和各类社会秩序问题。据预计，在可预见的将来，除了一直存在的绑架勒索风险以外，失业、高生活成本和极端组织的影响将会使得也门保持较高的威胁水平。



NYA—世界知名的安全顾问

NYA International（简称“NYA”）是全球领先的危机预防和管理顾问，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凭借着20多年的丰富经验，NYA帮助各类企业、团体预防和处理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各种国际安全问题和危机事件。

重要提示

©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本报告之内容未经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下称“美亚保险”）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电子或任何其他方式公开出版或为商业用途而转载或转发他人。本报告仅供参考，除另有注明外，其中所载信息主要来源于美亚保险合作的危机管理服务供应商NYA International。对于本报告中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时性、适当性，美亚保险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陈述或保证。本报告不构成有关任何特定事宜的意见，本报告接收方亦不应依据本报告做出任何相关决策。根据本报告中所载的任何意见或建议（如有）从事任何行为前，本报告接收方应考虑是否切合自身的情形，如有必要或为审慎起见，应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